

张宝君 著

巨星·偶像

日本演歌女王

Noriko Sakai

酒井法子



广州出版社

1991年



第一篇

红樱初绽

HONGYINGCHUZHAN

即使世界有终结的一天，
我也觉得有幸能生于世上，
既然如此——我要尽情地生存下去，
在接近你的地方……

第一篇



八重櫻早紅

如果缺少了爱，一切美妙的景色，都将黯然无光。

〔俄国〕冈察洛夫：《平凡的故事》

1971年2月14日，这天是西历圣瓦伦丁节（情人节）。

日本海滨都市福冈，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，鲤鱼旗、气球在徐徐的海风吹拂下，高高地在空中飘扬，茶社、酒楼、商场全都用各种鲜花装点得花团锦簇，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。

今天最忙的应该是各家花坊，头一天便从几百里外的久留米乡下运来了一车一车的红玫瑰，连夜剪扎包装，现在已经在门口摆成了一片红色的花海。穿着和服的小姐和穿着洋服的侍应生，站在门口，恭迎着一位位买花的先生小姐……

喜多郎的充满幻想意味的现代音乐在街市上流淌着，先生们或小姐们怀抱着鲜花，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，沐浴在音乐的旋律中，走得轻松而又愉快。

人们享受在爱的氛围之中。

而在真岛妇产科病院，那里却显得静寂而落寞。尽管



妇产科病院一座座白色的小洋房干净而素雅，尽管早春的树木新叶初抽一片鹅黄葱绿，尽管地面的花畦中黄花地丁和紫花地丁花儿初绽，黄得耀眼，紫得忧郁……但因为人少便给人一种孤单的感觉。

高山美奈子站在窗前已经很久了，她望着左贺山在远方兀然地立着，海风托举着一朵朵白云从山顶飘然而过，由南向北飘着……

“你应该准备了呀。”看护妇村田芳子小姐再一次催促她。

高山美奈子回过头来，冲芳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呀。”

“那也应该早早准备呀，生孩子可不是小事情啊。”

“说得是呀。”

但高山美奈子还是没动，她又固执地转过头去望着窗外。一朵云挡住了太阳，刚才还明光耀眼的左贺山变得黑乎乎一片。

村田芳子叹一口气，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

高山美奈子回转头来，看着走远的村田芳子，感觉有些歉疚。

村田芳子是个很热情的姑娘，一张小巧的圆脸给人一种十分和暖的感觉，又手脚勤快，所以，高山美奈子来真岛病院检查胎位时便和村田芳子熟悉了，这次来真岛生产，她便主动指定芳子小姐为看护妇。

大野医生说：“按理说，前天便已经到日子了。”但她的肚子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

高山美奈子在暗中双手合什，祈祷道：晚一点出来吧，晚一点出来吧。

她在等一个人。

这个人便是她的丈夫——酒井太郎。

高山美奈子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：他会回来的，他不会扔下我不管的，我是在给他生孩子呀。

可酒井太郎还是没有回来。

酒井太郎走时说是去东京附近的崎山市收账，一去就半个多月了，高山美奈子给他挂过电话，他说就回来，但还是没回来。高山美奈子再给他挂电话，酒井就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你先去病院嘛，有医生有看护妇，我回去又能有什么用。”

高山美奈子只好放下电话……她想，我是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精神支持，粗心的男人，你知道你在跟前和不在跟前是什么样子，你在跟前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我毕竟是第一次生产呀……

高山美奈子含着泪一个人来到真岛妇产病院，她固执地要等酒井太郎回来，肚子里的生命也似乎理解了做母亲的心意，坚持着不露面。

一片云从太阳下飘走，左贺山又变得明光耀眼了。

村田芳子过来，轻声地对高山美奈子道：“大野教授想和您谈一谈。”

高山美奈子点一点头：“真是给你们添麻烦啦。”

大野教授是个面容慈祥的老人，头发全光了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，看人笑咪咪的，佛相十足。



大野教授示意美奈子坐下,然后说道:“根据我们的观察,您腹中的婴儿有些超重,这样生产起来是很麻烦的,对您对婴儿都不好,我们准备给您做剖腹产。”

高山美奈子坐在那里默然不语。

“怎么,有思想负担嘛?”

“能否晚一点吗?”

大野摇摇头,补充道:“根据经验,做剖腹产还是早一点好一些,对婴儿的健康有利。”

村田小姐在一边帮助做高山美奈子的工作:“您放心吧,大野教授做妇产工作二十多年了,在东京是有名的。”

高山美奈子想一想道: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
经过她刚才站着的窗口前,高山美奈子不由得停下来,她满怀期望地又望着远处的左贺山,白云已经飘走,湛蓝的天空下,刚披上一层新绿的左贺山还显得灰蒙蒙的,不知何时,飞来两只苍鹰,在山顶盘旋成两个黑点……

难道一切真的都不可以挽回么?高山美奈子在心里说道。

原来,酒井太郎和高山美奈子的婚姻并不幸福。

酒井家族在福冈是个大户,提起偶人酒井,很多人都知道,他们制作的偶人是福冈一绝,代代相传,最盛的时候开过十三家玩偶分店,只是到了酒井太郎父亲一代,由于战争和现代电动玩具的侵略,开始衰落了。

高山美奈子是酒井家玩偶店的员工。聪明伶俐又勤快的高山美奈子深得酒井太郎父亲的喜爱,经她手做出的偶人、灵动得似乎能说话似的,有很多客人指定要高山美奈



子制作的偶人……因此，老酒井就很想留住高山美奈子，使酒井家的手艺发扬光大，而留住高山美奈子小姐的惟一方法，便是让她做酒井家的媳妇。

酒井太郎却很看淡自家祖传的玩偶业，他从福冈市立舞鹤中学毕业后便考取了东京早稻田大学，学的是机械管理，受现代化思想熏陶，他早就不把自家的玩偶业当做一回事了，同时，他又相中了同班同学三浦秀子，两人情意缠绵，准备一毕业就结婚……

酒井太郎回去把自己和三浦秀子相爱的事跟老酒井说了，被老酒井给打了两个耳光。

“混蛋，我不能让你把酒井家祖传下来的手艺给毁了。”

老酒井责令他立刻和高山美奈子结婚。

太郎知道，酒井家的人说话是算话的，否则，在战争中没有死在满洲的老酒井，很可能即刻死在他的面前。太郎望一眼佛龛旁供奉的军魂——一柄跟随老酒井转战支那的寒光闪闪的战刀，不由得低下了头……

酒井太郎和高山美奈子结婚了，但他并没有把祖传的偶店发扬光大，老酒井死后，他便把店全交给了高山美奈子打理，他反倒入了长岛会社，时常到狭山市出差。高山美奈子知道，三浦秀子就住在狭山市。

高山美奈子望着窗外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

村田小姐以为美奈子害怕，安慰她道：“其实，做剖腹是最安全的，哇，你没见到正常生产呢，会把人疼死的，有人毛细血管都疼裂了。”



高山美奈子带着泪珠摇摇头，凄然地说道：“我并不害怕。”

手术是大野教授亲自做，躺在无菌室中，高山美奈子清楚得甚至知道全过程。大野教授告诉她，做局部麻醉对婴儿对大人要好一些，但有些时候可能要有痛感，美奈子说自己能坚持住。

果然是有痛感的，手术刀在小腹上切割时，她甚至听到了嘹嘹的声音，但紧随着大野的手在腹中摆动时，她感到一阵抽心拉肺的痛楚，但想到她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在做着一次分离过程时，不由得又忍住了，一会儿，她感觉肚子里的东西全部都让大野教授给搬弄了出去，一阵轻松……这时，她听到村田小姐惊叹道：真大呀。紧接着便传出一阵婴儿清脆而响亮的啼哭……

高山美奈子被推回恢复室后，村田小姐已经抱着婴儿在等她了，村田小姐用兴奋的语调告诉她：“不得了呀，您产下了一个 3750 克的大女孩，哇，你看，多漂亮呀！”

高山美奈子这才看到自己的孩子，已经被村田小姐包裹得齐齐整整了，只露出一张红乎乎、肉乎乎的小脸。其实，刚产出的婴儿是看不出漂亮不漂亮的，但对于婴儿的母亲来说，却无疑是最美的。

高山美奈子笑了。

村田芳子把她们母女安排好后，性急地说：“您的女儿还没有名字呢，你给她取个名字吧。”

这时，大野教授眯眯笑着捧进来一枝刚刚绽放的八重垂樱，幽默地说道：“今天是情人节，轮不到我老头送玫瑰



花了，就送这一束八重樱吧，祝你们母女平安，让你的女儿像八重樱一样美丽。”

“太谢谢您啦。”高山美奈子躺在床上说道：“如果您老不嫌弃的话，就帮孩子取个名字吧。”

大野点点头，把樱花摆放在窗台上后，回过头来说道：“我看就叫法子吧。佛法无边，凡事必有法，法者正也，让孩子以后走个正道就行啦！”

高山美奈子高兴地说道：“这名字很好呀，就叫法子吧。”

躺在襁褓中的大女婴似乎明白了自己有了名字，高声地用哭叫欢呼了起来，村田小姐赞叹道：“听，她的声音多好听。”

高山美奈子望着大野教授刚送进来的那束粉红的八重樱，听着女儿高声的哭叫，眼泪流了出来，不知道是喜悦还是悲哀……

正是——

漠漠阴云封深山，
八重垂樱早放红。

——紫式部



玉兔何皎洁

有谁知道真正的寂寞是什么？不是指那陈旧空洞的字眼，而是指那份的确恐怖的感受。

〔英国〕康拉德：《西方人的眼光》

她把陶罐捧到色木槭树下，小心地放到一根裸露的树根旁，想一想，又四处划拉来几把树叶，围在陶罐边。

天凉了，色木槭的叶子红过一阵后，便开始一片又一片地飘落，蝴蝶似的，在风紧的时候，飘落的密度甚至把法子家的和式房都遮住了。

她喜欢看树叶飘落，坐在那里痴痴的，两只小手托着下巴，一看就一两个小时。

每当这时妈妈就会在屋内喊：“法子，法子，你又在干什么呢？”

她便赶紧回答：“嗨，我没在干什么，妈妈，你看，树叶飘得多么美呀！”

美奈子妈妈就会在屋里说：“法子，可不敢乱跑呀。”

“哈伊，保证不乱跑呀。”

这里，是酒井法子家玩偶店的后院，有十铺席一块大的地方，法子就叫它十铺席，这里长着一棵老色木槭。色木槭有几个地方已腐朽，不知何时，紫花地丁的种子飘落到



了里面，年年春天在树上开出一串串小紫花来，使这树成为一景。很多见过的人都会大惊小怪地说道：“呀，你看，紫花地丁长到了色木槭的身上呀！”太郎爸爸原先准备把紫花地丁从色木槭上清除，但总听到别人赞叹便放弃了清除的想法，并在酒井法子3岁的那一年，在色木槭的一根斜枝上给拴了一架秋千，从此，法子就和这棵树木结下了缘分，从春天到秋天，她便是伴着这棵树木飘飘悠悠地过来的……

除了树木和秋千外，她还有不少可玩的小伙伴，一个是她唤做不大（小猪）的大白兔，是妈妈在菜市场买的，原先是准备在敬老节做肉丸用的，法子不让打死，便放在了十铺席中，妈妈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时便会给不大带回一些青菜，由法子喂它吃……另外，法子还有一陶罐金钟，是太郎爸爸从埼玉县给带回来的，这些小生灵就生死在这个青绿色的陶罐中，秋天产卵，春天长成小金钟，到了七八月份就会唱歌了，天气越冷，它们唱得越欢，直到被冻死……刚才法子便是想把陶罐放在屋中，却被妈妈拒绝了。

美奈子妈妈说：“春生秋死，它们是有命的，在外面被冻死，才能保证过年有小金钟呀。”

法子不高兴，但她不能拒绝妈妈的话。

法子坐在秋千上，这时，月亮已经升上了中天，光线青幽幽的，一切看起来都给人一种迷迷蒙蒙的感觉。街上有人走过去，脚步声嚓嚓的带着回声。这肯定不是爸爸，爸爸走路的声音很沉闷，就像他的人一样，不喜欢说话，但那却是使法子心动的声音，法子喜欢听又怕听，因为爸爸每次



回来，都要和妈妈吵架，他们一吵架，法子便吓得来到了店后的十铺席……

下午，酒井太郎从埼玉县的狭山市回来了，坐下后他便对高山美奈子说：“嗯，我想法子应该受正规教育了，她不应该再和兔子和金钟子生活在一起了。”

做菜的妈妈没有吱声。

“嗯，我想，把她带到狭山市可以吗？”

高山美奈子哭了，她说道：“我不允许你把法子带走，她是我养大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酒井太郎鞠躬表示感谢，然后说道：“但是，法子是需要受到教育的。”

“我能把她养这么大，我也能供她去上学。”

“你要照顾店，很难分出心来照顾法子……”

酒井太郎仍很固执。

法子不喜欢听他们争论，她跑向了外面，站在秋风中，她流出了眼泪。

后来，她看到爸爸怒气冲冲走了出去。

再回屋的时候，妈妈仍流着泪，望着法子问道：“法子，妈妈好不好？”

“妈妈好呀。”法子乖巧地说。

“爸爸呢，好不好？”

“爸爸也好哇。”

“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”

“我都喜欢。”

“如果让你选择的话？”



高山美奈子的话把法子问住了，要知道，她毕竟还是一个只有6岁的小女孩。法子睁着黑宝石一样的眼睛眨呀眨呀，出乎高山美奈子意料道：“我要妈妈也要爸爸，我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我不希望你们吵呀吵的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法子的话把高山美奈子搞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她擦着眼睛，不知道如何向法子解释。

唉，大人的事哪是孩子能明白的。酒井法子出道以后多次向记者说过，她需要家，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可见父母亲的矛盾对于幼小的法子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！

“你去玩吧。”高山美奈子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
自法子降生以后，她和酒井太郎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，两个人见面就吵，酒井最大的本事就是一走了之，留下她和小法子相依为命，而现在酒井却想把小法子带走，这不能不伤她的心，她要是强把法子留下来，酒井也不能怎样，可酒井家的偶店她还是要管的呀，她真没时间照顾法子去上学，她知道酒井，外表沉闷冷酷，内心却是热的，尤其是对法子，从他的眼光中就能看出融融爱意，法子要是让他带，是不会错的……

高山美奈子的思想向着酒井太郎倾斜。

月亮升上来的时候，高山美奈子终于决定了，法子让酒井太郎带走。

法子后来说：“虽然我还小，但我知道，那一夜我的母亲很伤心，毕竟我是头一次和她分开，我记得，月亮都升上很高了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唤我进屋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她是让我充分地享受我几年来生存的空间，做最后的告别——





因为在6岁之前,那里便是我惟一的世界……”

酒井太郎那一夜回来得很晚,他的脚步显得轻飘,离很远法子便听到了太郎用沙哑的嗓子唱着《木曾小调》

哎,木曾谷哇有伐木的人

木曾的狱山高高入云天

他们有御寒的衣服吗

哎哟哎哟哎哟——

法子赶紧跑去开门,爸爸扶在门框上,低声地道歉:
“对不起,我喝多了。”

高山美奈子拖着木屐从屋里跑出来,和法子一起把酒井太郎扶进屋中,放在榻榻米上,躺下的酒井一下子又坐起来,他一把抓住高山美奈子的手说:“我对不住你,我让你受苦了。”

高山美奈子摇摇头,从酒井太郎的手中抽出手来。她想,几年来的隔阂岂是一句酒话就能说通的。她转过话题说道:“我答应你了,你明天把法子带走吧。”

酒井太郎睁大了眼睛,望着高山美奈子,半天,低下头去,许是喝多了酒,躺下,再没有说话。

酒井法子回忆说:“每天在店中忙于生计的妈妈,一到晚上便累得沉沉睡去,但那一晚却和我说了许多话,有些是我不懂的,有些是我懂的,而我现在也即将做人母了,我全明白了,那是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呀。”

接着她继续说道:“我记得那天有着明晃晃的月光,秋风到了晚上也没停,吹得外面一些杂什咣当咣当响,尤其



是那棵老色木槭的叶子，一片一片的被撕掠下来，打在窗玻璃上，哗啦哗啦响。妈妈把我搂在怀中，跟我不停地说呀说呀，告诉我这个告诉我那个，仿佛要把整个人生经验全讲给我似的……如今，已经过了20年，我真想那一夜再回来，让我再做一回孩子，充分去体会在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温馨……是呀，一切过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，我现在记不起母亲都说了什么，但她的怀抱是温暖的，我躺在里面让我忘记了一切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……”

第二天，酒井法子醒来的时候，高山美奈子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给她包了很大的一个包，里面有备在路上吃的饭团，还有法子爱吃的BBQ、炸鸡，另外还有她的一些小衣服以及法子平时爱玩的几小瓶指甲油，高山美奈子的眼睛红红的，看来是一夜没有睡，这时候，酒井法子昨天还萌生的同爸爸一起走的念头这时改变了，尤其是看着坐在那里低头不语的爸爸，心里油然而生一种陌生感：我为什么要和这个男人去呢？法子改变了主意。

“我不想去狭山了。”

妈妈和爸爸的眼光一齐望向她，她以为他们没明白她的话，重复道：“我不想去狭山了，我还要在家喂我的不大和金钟。”

高山美奈子忙蹲下来，劝她道：“去吧，到那里你可以上学，在这里妈妈没有时间照顾你，你的不大嘛，我可以帮你养活呀。”

“我说过的，我不去了。”酒井法子使起倔来。



酒井太郎站起来，冲高山美奈子鞠了一躬，说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就走了。”

他背起包裹，并没有管法子同不同意，一只手拉住她的小手，几乎把她提起来，拖着向门外走去。

酒井法子哭喊着不走，但还是被酒井太郎给拖走了。

高山美奈子站在门口默默地流泪。

正是——

离人泣声入秋声，
哀声疑从故园来。

——源氏公子